

与
大
师
同
游
从
书

徐志摩 原著
张寄波 编



与 徐志摩 游欧洲

YU
DA
SHI
TONG
YOU
CONG
SHU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与徐志摩游欧洲

徐志摩 原著

张寄波 编

RBH54 1-

I267
3166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徐志摩游欧洲 / 徐志摩著; 张寄波编.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2.3

ISBN7-5410-2065-6

I. 与... II. ①徐... ②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253 号

总发行人: 王 庆

总策划人: 陈大利

总监制人: 文 龙

选题策划: 吴 鸿

与徐志摩游欧洲

徐志摩 原著 张寄波 编

策划制作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杜 娟
特约编辑	晓 玥 子 昕
封面设计	任兆祥
装帧设计	稻草人
责任校对	李 成
图片摄影	陈 锦 吴代伦 何定镛 王作强 王 隼 刘承志 杨东良 邓 波 程国雄等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经 销	四川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 作	四川天成电脑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新时光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6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60 千
图 片	250 张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5410-2065-6/Z · 37
定 价	38.00 元



1922年徐志摩在剑桥时留影

徐志摩和他笔下的欧洲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铤，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1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

浪漫诗人徐志摩之所以为人众所周知，除了因为他那美丽的诗外，更多的在于他丰富多彩的爱情生活。



从本质上说，徐志摩是一个受欧化影响很重的“五四”文人，一生中，他曾几度到过欧洲，并且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发生过多起浪漫的亲密接触。

面对异乡美景，面对异质文化背景，一般人往往也会有感而发，何况生性多思的徐志摩呢？就这样，英年早逝的徐志摩除了给我们留下他那以《再别康桥》和《沙扬娜拉》为代表的以异域为题材的诗歌外，更留下了一大卷游记。

这些以欧洲风物人情和人文掌故为对象的游记，大概因为作者身为诗人，易感慨，善联想，许多篇章便不仅仅是对山川形胜的描述，而是融入了诗人许多个性化的思考与情感，也正因为这一点，与徐志摩同游欧洲将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01年12月

目

录



我所知道的康桥 / 3



吸烟与文化(牛津) / 23



翡冷翠山居闲话 / 33



意大利的天时小引 / 39



巴黎的鳞爪 / 43



九小时的萍水缘 / 49



肉艳的巴黎 / 63



旅 伴 / 77



西伯利亚 / 81



莫 斯 科 / 95



谒列宁遗体回想 / 121



犹太人的怖梦 / 129



托尔斯泰 / 141



契诃夫的墓园 /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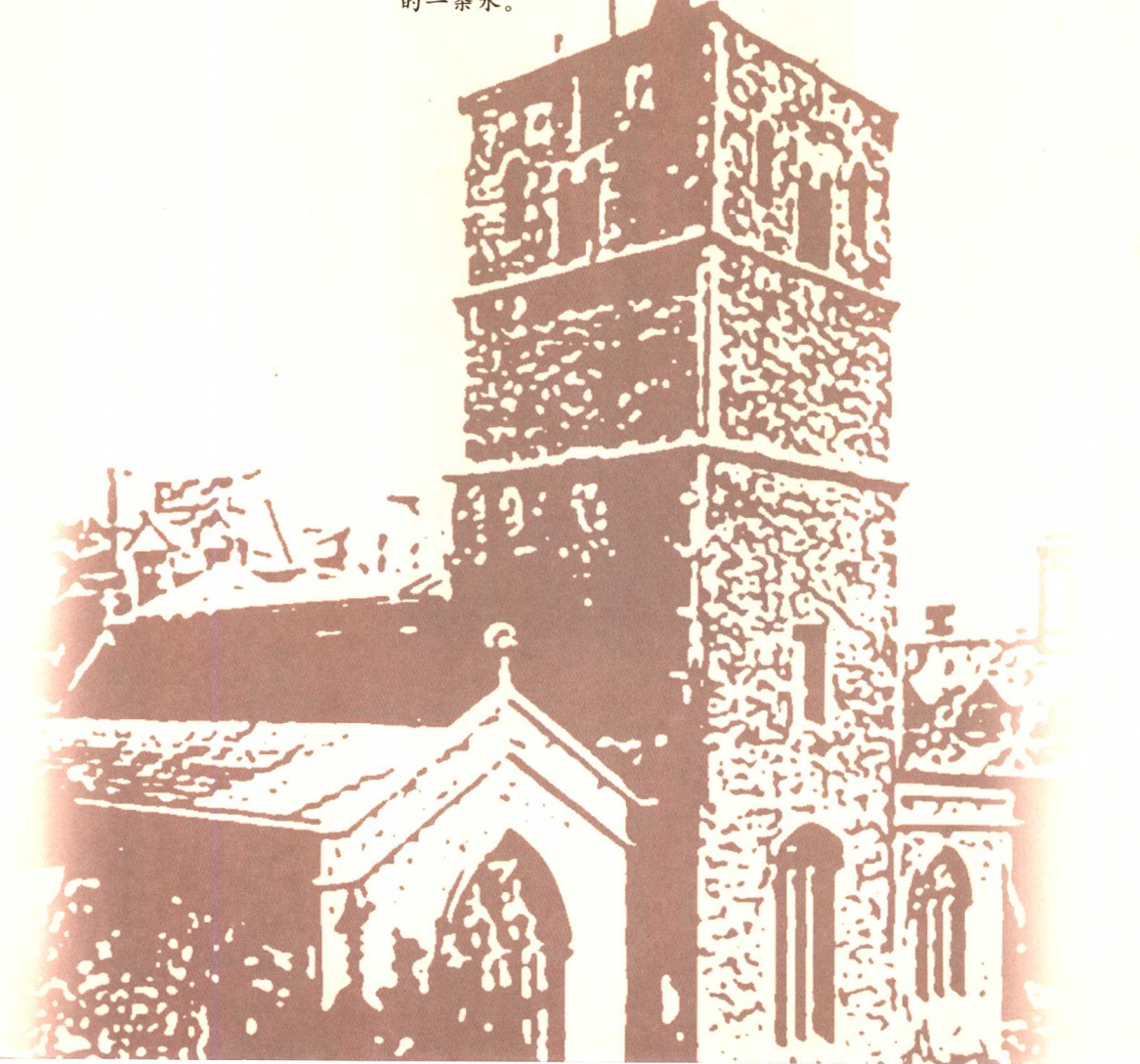


徐志摩留学美国时寄给他父母的纪念照



与 徐 志 摩 游 欧 洲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
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
的一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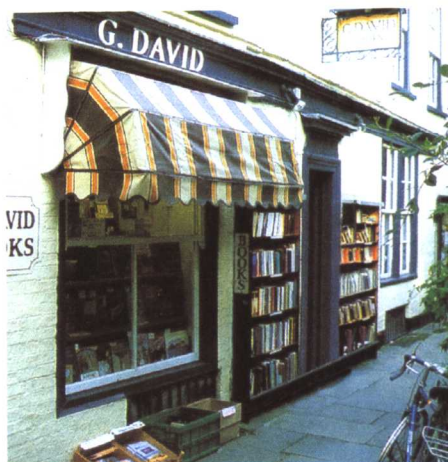


我所知道的康桥

康桥，今译『剑桥』

1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卢梭。卢梭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



小巧精致的剑桥书屋

剑桥是英国著名的大学城，四季绿草如茵，环境优美。剑桥上几十座小巧精致的石桥、铁桥和木桥把两岸联结在一起。王家学院有一座大石桥，当年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经常在桥上流连忘返，写下了名诗《再别康桥》。



剑桥大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之一。1209年创立于伦敦之北约80公里的剑桥，由28所学院和三所研究生院组成，设有神学、哲学、古典文学、英语、近代和中世纪语言、经济和政治、法律、历史、教育、考古和人类学、东方学、音乐、建筑和艺术史、数学、物理和化学、工程、地理和地质、化工、生物学、临床医学等系。







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街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卢梭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 Trinity(今译“三一学院”) College 的 fellow(“三一学院”的院务委员)，这来他的 fellowship(院务委员的资格)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能遂我从学的始愿。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C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今译“卡尔斯华绥·洛斯·狄更生”)——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两本小册子早

建于 1546 年的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最有名的学院。



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院务委员)。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还是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我一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剑桥圣玛丽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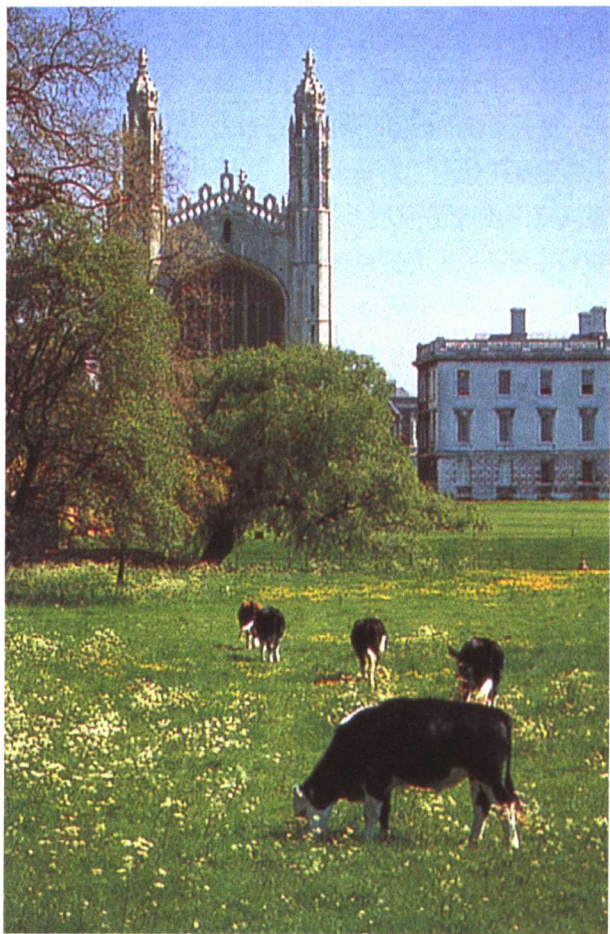
2

“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们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





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地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婆娑的草丛中，从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



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我要算是有相当交情的，再次许只有新认识的翡冷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

说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了辜负了它。我现在想写康桥，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我不曾写，我就知道这回是写不好的——况且又是临时逼出来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写，上期预告已经出去了。我想勉强分两节写：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学生的生活。我今晚只能极简的写些，等以后有兴会时再补。

3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

剑桥的街道上伫立着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人们衣着随便，闲适而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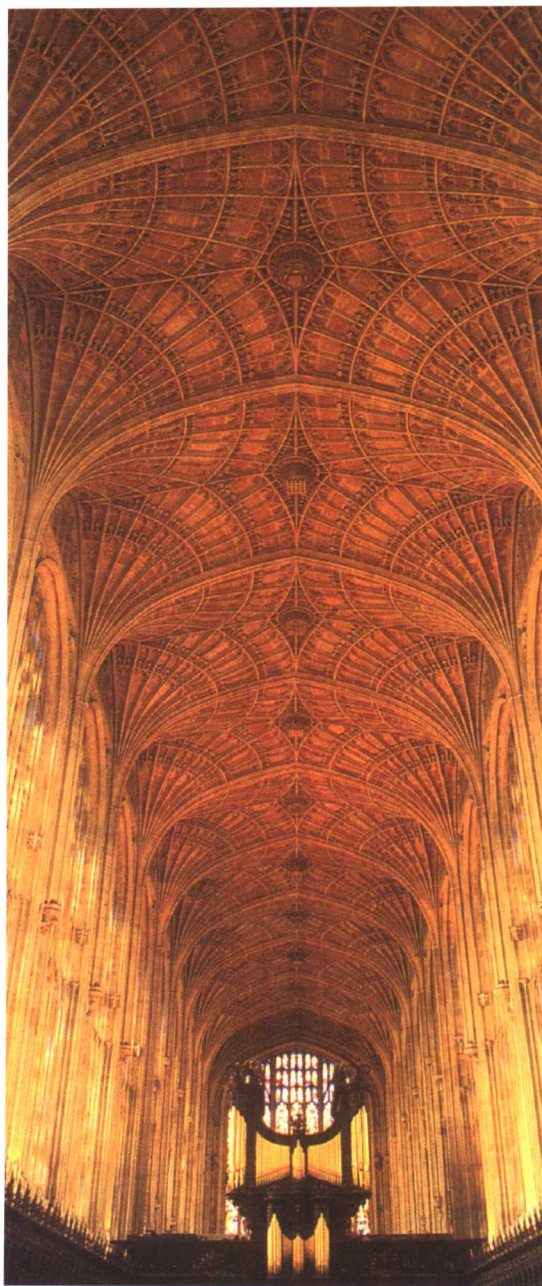
建于1831年的叹息桥风格独特，将圣约翰学院的新建筑 and 老建筑巧妙地连接起来。

最秀丽的一条水。河的名字是葛兰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许有上下流的区别，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Byron's Pool”——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是上游，下游是从骞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



畔倦牛鸟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但康河的精华是在它的中权，著名的“Backs”(后院)，这两岸是几个最蜚声的学院的建筑。从上面下来是Penbroke (潘布罗克学院), St.Katharine's (圣凯瑟琳学院), King's (王家学院), Clare (克莱尔学院), Trinity (三一学院), St. John's (圣约翰学院)。最令人留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宏伟。别的地方尽有更美更壮严的建筑，例如巴黎赛因河的罗浮宫一带，威尼斯的利阿尔多大桥的两岸，翡冷翠维基马大桥的周遭；但康桥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长，这不容易用一二个状词来概括，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画图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调谐更匀称的了！论画，可比的许只有柯罗(Corot)的《田野》；论音乐，可比的许只有萧班(Chopin, 今译“肖邦”1810-1849, 波兰作曲家)的《夜曲》。就这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

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槲树荫下眺望，右侧面，隔着一大方浅草坪，是我们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



令人叹为观止的剑桥王家学院教堂扇形拱顶

